



买新衣过大年

□曾永强

“走，么哥儿，今天跟我一起上街，买新衣服！”儿时，过年前夕的那个赶集日——腊月二十八，父亲总要去上街去置办年货。而我也屁颠屁颠地跟着父亲，因为父亲总要给我买件新衣服过年。用父亲的话说，再苦再穷，过年总得穿上一身新衣裳，否则这一年就算是白混了。

随着年龄的增长，买新衣服过年这一传统逐渐成为记忆。进城工作后，受岳母岳父的影响，这一旧俗在我家又重新提起。

按照惯例，过年前一周，外出工作的大姨、大姨夫回来了，老婆的工作也告一段落。于是，我们两家人和岳父、岳母一家子就约好抽一天时间逛年货市场，对联、彩灯、窗花这些是必须置办的，还有糖果、零食、水果、烟酒这些也不可或缺。等把年货塞满车子后备箱后，岳父一声令下：“走，买衣服去！”大家就跟着他辗转于服装市场。

这个场景特别像儿时我跟在父亲屁股后面，在老家的场镇上穿行的模样。有点区别的是，那时我必须用双手拽住父亲的衣服，生怕走丢了，因为赶集的人几乎把一条街挤得水泄不通。

购置新衣是个折腾却幸福满满的过程。岳母比较传统，总觉得服装店衣服不合身，达不到自己的要求，往往要寻找卖布料的地方，买好布料后再找制衣店量身定制。岳父对衣服的品质有所讲究，但因身材稍胖，且略显矮小，所以选择一件中意的衣服需要花不少时间。老婆和大姨喜欢货比三家，且对衣服的品质和价位，几乎要经过数学方程式的精准比对，所以成功入手一件衣服的时间往往不短。我和大姨夫比较耿直和随意，只要上身效果可以，一般逛不了三家店就会乖乖掏钱。儿子和外侄女，虽说有自己的选择倾向，但是在我们一家人的综合意见下，他们也会很快入手满意的衣服。买衣服那天，最迟早上6点半就得起床，心急火燎地吃完早餐就出发，否则到晚上八九点也不一定确保所有人的新衣全部到位。

几年下来，我们的足迹遍布泸州的大街小巷，从况场街道到招呼站李子林，从回龙湾到水井沟，从王氏商城到万象汇……卖衣服比较集中的地方，我们都会转转。

去年，因工作原因加上疫情的影响，我家没有组织集体购置衣服。但是在腊月尾上，岳父还是电话提醒我：要过年了，你们还是要去买一件衣服哦。仔细想想，买新衣过新年，确实是不错的习俗，不能因为特殊原因而放弃，我当即答应了。于是，我胡乱在网上搜索了一件羽绒服，下单购买。结果，衣服到了之后，一看质地和做工，完全和我们此前精挑细选的不在一个“频道”上。老婆埋怨说：“让你安排时间去买衣服，你总说工作忙，你看看这个衣服，怎么穿得上身去过年？”

前两天，我和老婆商量，“买新衣过新年”这个大事今年又要提上日程了，大家都应该穿得整整齐齐、打扮得漂漂亮亮，以崭新的面貌良好的精神状态辞旧迎新。岳父知道我们的打算后，表示赞同，说等大姨夫他们回来一家人集体去买，今年一定买套最好的，奋斗了一年，是该享受享受了。

其实，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，于我来说，买新衣过大年象征意义已经大于现实需求。但是想想，一家人停下奔跑的脚步，聚在一起聊聊家长里短，叙叙来年打算，一起热热闹闹逛街的热闹情景，也不失为开心的事情。

人的痛苦从哪里来？(下)

□李后强

人类的快乐比痛苦少得多，但正是这些很少的快乐支撑着我们对抗痛苦，给我们以希望与期盼。快乐往往来得快去得也快，而痛苦则具有持久性，可以延续数月数年甚至一生，对于天性敏感的人来说，人生似乎全是痛苦。当我们意识到自己的愚蠢与无知之后，才能正确对待生活，这也是一种对痛苦的解脱。

痛苦具有非凡的价值

人人都有逃避痛苦的倾向，但很少人真正认识到什么是痛苦，因此大多数人的心理都存在缺陷，真正的健康者寥寥无几，认识到了痛苦真相仍然热爱生活的人更少。有人宁可躲藏在头脑营造的虚幻世界里，甚至完全与现实脱节，这无异于作茧自缚。

其实，人生的痛苦具有非凡的价值，是促进人类进步的基本动因，没有痛苦就没有社会进步。要勇于承担责任，敢于面对困难，才能使心灵变得健康。有人说，人的一切痛苦，本质上都是对自己无能的愤怒。痛苦是内伤。要想不痛苦，就要不断矫正内在的失衡，提升自己的能力，做到内控内调内养，“天人合一”“中庸平和”，在学习中成长。

人的一生都处于成长中，永远不可能真正成熟，因为世界变化太快，你很难跟上时代的步伐，贵在坚持，不在瞬间。因此，要活到老学到老，学习是终身大事。通过读书学习，在充实自身过程中消减痛苦。许多痛苦是因为读书太少，想法又太多。如果把书读透了，也不会有痛苦。

中医说，通则不痛，痛则不通。痛苦在于不畅通。血脉不畅，肉体痛苦；思想不通，精神痛苦。人生最为痛苦之事就是没有认识自己。解除痛苦关键在于解心结，想通了，放下了，也就不痛苦了。

人的社会角色就是穿上服装演戏，穿什么服装演什么角色，卸妆后就是本人真身。通常，生命走到尽头，人的面具才被摘下来，人间的真相才被看清楚。财富和地位不是衡量幸福的标准，没有钱的平民往往更幸福，幸福在民间，幸福在自由。拥有丰富内涵才幸福，自身得到社会尊重的人才幸福，那些能从自身获得乐趣的人才幸福。幸福在内身，不在外部，更不在演出服装上。

丰富的内涵，健康的心理，良好的身体，友善的环境，是构成幸福的要件。外在环境只是一种感官的刺激和催化，并不能决定自身的幸福。皇帝有自己的痛苦，乞丐有自己的快乐。人生从戏剧开始到悲剧结束，中间是“闹剧”。但要大“闹”一场，扬长而去。

人生痛苦的几条规律

要解决痛苦，必须解决失衡，恢复平衡。但平衡是暂时的，不平衡是常态、永恒的。所以，痛苦具有长期性、终身性。解决痛苦的重要手段是“开放”，与外界接触，让外界物质、能量输入自体，把自身的不良资源抛出去，失衡就成为平衡。

人是社会动物，只能在群体中生活。封闭会萎缩，甚至死亡。开放就有活力、生命。吃喝和排泄，就是开放的表现，有新物质进入，有旧

物质排出，新陈代谢。人能生存，是因为有新陈代谢。要消除痛苦，必须有新陈代谢。让自己与朋友多交流，排除存渣，吸入新资，心情就会变好。

诺贝尔奖获得者普利高津说，人体是远离平衡态的有序体，是典型的耗散结构，只有保持开放，不断地进行新陈代谢才有生命活力，才能生存和发展下去。有些人，长期自闭，不与外界交流，最容易产生痛苦。让自己与大自然融合一体，成为大自然的一员，气场和胸怀就变大了，就没有痛苦了。胸怀博大，海纳百川，也没有痛苦。从实践中可以总结几条规律：

永恒定律——每个生命都想永远存活并不断繁衍壮大，比较和竞争让痛苦永存。

恒等定律——人生是常数，痛苦等同于快乐，有多快乐就有多痛苦；有多痛苦就有多快乐，但不一定同步。

动力定律——欲望有多大，失衡(差值)有多大；失衡有多大痛苦就有多大，痛苦有多大动力就有多大。

常态定律——平衡是暂时的，失衡是经常的，因此人生痛苦多于快乐。

开放定律——开放的人生才有活力，有前途，封闭没有希望，必定衰败消亡。多交流多沟通，可以减少痛苦。

反比定律——如果没有看透人生本质，那么知识越多，敏感度越高，痛苦阈值越低，越容易痛苦；知识越少，敏感度越低，痛苦阈值越高，抵抗挫折能力越强，不容易痛苦。

前后定律——人的前半生主要是寻求幸福，常常为无法满足自己的欲望而痛苦；人的后半生才明白，一切幸福都是自我感觉，人生的胜负取决于下半生。

现实中，许多人把解除痛苦的责任推给“上帝”。其实，“上帝”一直都不存在，只是人类一厢情愿的幻象。尼采说过：上帝已死。这说明，能解救人类痛苦的只有自己，没有其他主体。

中国人信仰祖先，所以把祖先供奉在祠堂，注重从古人那里学智慧。从盘古开天起，人类就处在苦难当中。野兽、洪水、寒冷，都可以轻而易举夺去人的生命。人类经过数百万年的努力，才学会了建造房子，学会了医术，人类的痛苦才算缓解了许多。即使到了今天，所有的努力也只是为了生活得更美好一些。

科技的发达，至少延续了人类的生命。但人总有一死，这是无法根除的痛苦。从基因诞生起，死亡也伴随而来。人的一生，就是不断走向死亡的过程。如果你不怕死，也就无所谓痛苦。

苏格拉底面对死亡十分愉悦，他说，死不是坏事，死了就没有了感觉，还可以见到古诗人。

人类的死亡违背了基因生存和繁衍的本质，这是痛苦的根源。肉体无法永生，只有基因可以延续。如果有那么一天，科技能把我们的生命移植到一块永不损坏的芯片上，那么，这个不死的世纪，将是人类痛苦消失的世纪，在这样的世纪，只有快乐，而没有痛苦。我们期待着这一天！

那时咸菜香

□王晓林

周末回老家，亲戚送我一大袋咸菜，鲜香扑鼻，让我想起母亲生前腌制的咸菜。

我的家乡在大竹县，有山前、山后之说，老家在山后，与山前的咸菜有别，山前称山后的咸菜为“浸水咸菜”。这浸水咸菜，是山后众多菜品中的一绝，更是母亲的拿手绝活。每年春节后，母亲都要腌制几大坛咸菜，原料就是自家地里栽种的青菜。母亲腌制的咸菜，色泽金黄，手艺无与伦比，盖过乡邻。

每年过了正月初一，母亲就开始忙碌了。先是将地里的青菜采回来，堆在院坝里，用竹刷把每兜青菜由里向外反复清洗干净，再用篾条将青菜穿串起来晾晒。待到青菜四成干时，取下放在簸箕里。

之后，母亲会把晾干的青菜切成小块薄片，用食盐、生姜、花椒、辣椒粉等调料按一定比例混合搅拌均匀，装在土陶坛里，封口罩上盖。一个月后，腌制的咸菜就可食用了。

母亲做的咸菜有形，有色，有味，辣椒粉裹在上面，红里泛青，青里透红，色泽诱人。吃在嘴里香喷喷，脆生生，辣中带麻，麻中有辣。尝过母亲咸菜的人，都会赞不绝口。

咸菜的鲜香伴我度过饥饿的童年。考上初中后，我来到离家近10公里的石子中学读书。每周星期天下午返校，母亲都用塑料瓶装满咸菜，作为我一周的辅助菜肴。她做的咸菜，为我的初中时光增加了一味调味剂。

三年后，我考上高中。由于路途遥远，我每个月才能回家一次。每次返校，母亲不改初衷，用瓶子盛满咸菜交给我。每当我在宿舍里把咸菜瓶打开，鲜香总会引来室友的争抢，即便睡觉前也会偷吃一口。在高中青涩岁月里，母亲做的咸菜成了我的精神寄托。

上了大学，离家更远了，我十分想念母亲做的咸菜。每次放假回家，母亲都会为我准备更多咸菜，以解我对咸菜的相思。

这些年，我吃过不少咸菜，如菜摊上卖的、食店里做的。它们种类繁多，色泽、形状各异。然而，在我的味觉中，都不及母亲腌制的咸菜味道好。

1984年5月的一天，当时的县委领导率工作组进村调研，中午在我家用餐，他对母亲做的咸菜特别赞赏，临走时，还特意捎上一袋。不久，这事传遍十里八村，不少家庭主妇还来向母亲讨教腌制咸菜的“秘方”。

母亲在世时，在灶屋隔壁房间一角落里，依大小顺序摆放着十多个菜坛子，每年都要装满咸菜，品种齐全，有青菜做的，有萝卜干腌的；有盛满萝卜、豇豆、生姜等做的泡菜坛，有海带或菜叶包裹的霉豆腐，还有椿树皮浸渍的咸鸭蛋。

这些坛子，是母亲一年四季为家奔忙的见证，也是母亲为人处事的象征。母亲用她那双勤劳的手，为家人撑起了生活的蓝天。

母亲去世后，我回家的次数渐少，菜坛无人管理，逐渐发霉变质，只好扔掉。如今，尽管屋角菜坛荡然无存，但一想起母亲，我就会想起咸菜，想起母亲浓浓的爱。